

小雨傘

公衛系二年級 陳逸東

中層的記憶裡，爸爸的工廠代工的是七彩小塑膠傘。客廳即是工廠，這段摘自部編版歷史課本的文字，重現在家中。不必等雨後，家裡的窗台總是掛起一道彩虹，成品好端端的掛在窗溝，瑕疵品散落一旁。

記不得從何時開始的小時候，我會拿起窗台上的幾把傘，把每一支從傘珠卸下一圈後，蝙蝠翅膀似的傘布就隨著傘尾脫下，只剩赤裸裸細瘦的傘骨，無依無靠地躺在地上，孤伶伶。再將一旁瑕疵的黃傘布一張張打開，從傘尾套入，鋪好傘布，一顆顆傘珠嵌入傘骨，每一支雨傘就成了安然無恙的破損貌。那些脫下來完整的傘布從此被遺落在牆角，錯落在舊有生褐鏽的壞傘骨旁，不太會有人注意到。

童年，每一個在基隆的雨天，我一直有一個夢想——單手撐一把傘，什麼顏色的都好。但還太小力氣不夠，何況手不穩，也不曾，更不會穩過，總會顫抖著。小小的夢想無法撐起打傘的天空。

「咿咿呀呀，咿咿呀。」

那是腦部不規則放電，不自主發出聲響的我。沒有頻率的肌肉伸縮，手顫動震著，震著，自是不能好好撐一把傘。兒時，媽媽帶我跑遍診所名醫、廟宇，本土的進口的。道士說這是中邪，要喝符水佐香灰連續七七四十九天；算命仙言祖墳的風水氣場變化，以致命盤與祖先相剋，無解。不過最可信的則是，醫生診斷：基因錯位，改變神經傳導物質的分泌機制，以致妥瑞氏症繫住我長大成人。

為什麼會這樣？就像是國小圖書館一隅，堆著一疊又一疊，早已佈滿灰塵的《十萬個為什麼》，從小問了無數次問到大，我就是得不到正解。

「都是因為你爸爸娶了你越南的媽媽，才會把你生得那麼怪。」「誰叫你媽媽不是台灣人。」國小老師們一次又一次的怒叫吼罵中，使我皈依了不能信仰的意念。為什麼要這樣？他們說媽媽的名字叫外籍新娘，新移民，為了拿張台灣的身分證才嫁過來的。就連學生資料表上的身分調查，都有一處其他欄，空白，供我手抖著寫下一——新台灣之子。是他們告訴我要這麼寫的。

放學時，傍晚的基隆時常浸在灰色霧雨之中，常常忘記帶傘的我，沒有任何遮蔽，只得淋著雨回家，雨聲滴滴答答地打在皮膚上，每一滴雨洗不清交融的血液，每一聲雨響都是憔悴。到家門口時，往往已經分不清楚，臉上的是雨水或是在經過一日羞辱下，從眼眶溢出的淚水。

日復一日。

媽媽自從嫁來基隆後，從未回去胡志明，鄉下的社區不若台北大城的人口稠密，只有她是越南人，就此，家鄉的語言居然只剩電話裡的世界可以流通。媽媽想要成為台灣人，拿到台灣的身分證是為了可以在銀行開戶頭，把工作賺的錢寄回去給另外一個我未曾謀面的越南阿嬤。

嫁給台灣的傘商，媽媽說，是越南阿嬤託仲介公司買好婚約的。她很慶幸是賣給鄉下的爸爸，她說有一些朋友買婚約時，特意選大都市，但一到台灣，卻是被賣到夜色繁華的娼街作酒店小姐，清秀的臉蛋和身世自此被胭脂粉掩蓋，遺落紅塵，一生用身體都贖不回年輕的錯謬。媽媽每次講到這段，她的珍惜展露，眼角都會笑得像我不能控制的四肢一樣，微微顫動起來。

飄洋過海的女人家，終究是得深植本地。幾乎每個假日，媽媽帶著我到漁市旁的正音班，陪她和阿姨們向老師學中文。參雜印尼語、泰文、緬甸語、柬埔寨語的班級裡，每一個新移民都是一葉浮萍，各自乘載一段外籍新娘的故事，破碎的、圓滿的都好，總之都是到了台灣，平安地落地生根。到了正音班，所有人都得脫下家鄉語言的外衣，從基礎的ㄅㄆㄇ開始織起中文，一針一線縫入骨子裡，鑲嵌得完好，才不會一出去又被認出，骨子裡是外籍新娘。中文的訓練日累月積，人人講一口一樣的中文，頂多帶點口音罷了，多是被誤會成台灣國語而已。

直到翻掉幾本年曆後，媽媽的課堂上真不再出現萬國的方言，新移民媽媽們的高分貝錯雜著我不時的發出的噪音，就和漁市場叫賣的小販們沒什麼兩樣了。家鄉母語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斷流，自此只在話筒裡流動了。媽媽也慢慢，慢慢地變成台灣人，蓮花色的皮夾左側依舊放的是她跟越南阿嬤的合照，另一側則是穩妥地收著台灣身分證。

再長大一點的我，撐傘的技術和媽媽的中文一同進步，終於可以單手拿傘至少十秒，最起碼我能搖搖晃晃地撐起自己的傘。

這些年來，先天的殘疾仍舊，雨城基隆不變，到台北唸書的我做的夢，早已不是能撐傘那麼簡單。城市的喧嘩爭競，不曾洗清我的身份，但逐漸發現，其實從不需要透析我的血液，我自是完完整整，乾乾淨淨。兒時的記憶，不過是兩水滴在傘布上，末了會乾會流下；破損的傘布，還是傘布，只要傘骨能撐起就好。

逢連假的那幾天，坐著北上的列車回家，媽媽撐著傘到火車站等待。午後大雨傾盆，霧氣朦朧的街巷，我和媽媽同撐著一把傘，行李箱都淋濕了。回家的路上，經過叫賣聲此起彼落的漁市，正要過馬路時，對街的小紅人亮起，收起傘，在橋下等待倒數。賣螃蟹的攤販推著攤子收攤，一旁的小女孩喊著：「媽媽，我想要一隻手撐小雨傘。」

「不行，妳還太小了舉不起來。」

「媽媽，拜託啦！這把小黃傘行不行，撐一次就好，一次就好。」

「好啦，寶貝，那你只能撐一下下唷，等等就給媽媽撐。」

小綠人開始行走。握住濕漉漉的傘柄，我按下開關，傘骨一瞬間撐開傘面，為媽媽打起傘，手還輕輕地兀自顫抖。

散文組
第2名

遊

醫學系三年級 林子涵



那時候的自己，勇敢到一無畏懼。

一個人在明尼蘇達生活的我訂了單程票，在凌晨等車，決定去看湖。

凌晨醒來我獨自走離宿舍，行囊駝著困倦的精神，向遠方期待的地平線前進著，路燈襯得滿天墨沉沉的，聲音消融於夜色的布幕之後。站牌邊兀然矗立的大樹枝桠，撐起漸漸破曉的天空，墨色渲染著淡淡粉紅；我嚼著自己做的菠菜三明治等待著，然而直到大學城都已經甦醒過來時，預定抵達的巴士卻遲遲不來。我以為自己守候的是龍貓深夜公車，不明白究竟在哪個時刻，與班次錯身而過。

一直等到七點，才終於拖著困惑的腳步回到宿舍，發現巴士公司寄了一封遲來的通知到我的電子信箱，未帶絲毫歉意地說明他們臨時取消班次，並要我搭乘三小時後的巴士，完全打亂了我的後續行程。打電話與電子郵件雙管齊下仍然無法與巴士公司取得聯絡，惱怒的我立即飛奔到銀行，在行員悉心的協助之下終於取得聯絡，於是一個女孩子用外語迅疾流暢地敲擊唇齒奏出一曲長達數樂章的《大黃蜂進行曲》，漂亮而充滿力道地推按下最後一個琴鍵，沒有螫人滿頭包的蜂針，卻終於讓巴士公司允諾為我更改至隔日相同時間的班次。

翌日，我一樣撐著疲倦的傘，立於草地上等待，那輛我以為只在夢裡行駛的巴士終於到來了，我禁不住感激地對駕駛微笑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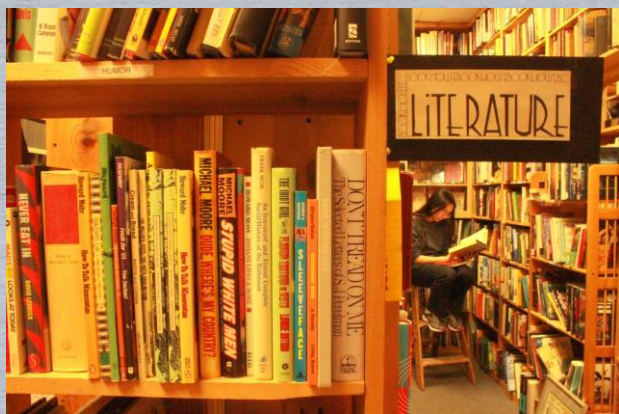
仿若一艘無篙無楫的小舟擺盪過針葉林，鄉間的巴士疾速劃過廣闊的北方平原，風將咬合在鍊齒上的雲朵撕成絲絲灰濛濛的棉絮，吸不完沉鬱天空背後微微滲出的陽光。原野上詩意的紅色小屋，妝點大地恣意舒展的優閒姿態，天空與廣袤的田野一望無際，我奢侈而盡力地以目光淺嘗其美，捨不得閉上前一晚只淺眠了五小時的雙眼，然而回頭望望，車上零星的乘客正熟睡著，或許是生於此的他們，對於美都感到麻木了吧。

於是，在無人知曉的清晨，僅僅只有我一人，獨自安靜啜飲著這得來不易，屬於大自然的美好。

經過大白熊鎮之後，公路上行駛的固定頻率讓我搖搖晃晃進入了夢鄉，再睜開眼睛，我已經得以望見五大湖之首蘇必略湖柔媚的側影。自睡夢中，公路底下的小鎮房子以童話風情的姿態簇擁著喚醒我。我在距離城郊數公里的中學建築旁被巴士卸下，一個人在寒冷的細雨之中，徒步進入小鎮市中心的紅磚道，拐了幾個彎，在高低起伏的路徑上，細雨綿綿之中，沿著繞海的步道慢慢行走，而後足跡停留在礫灘上與湖對望。天氣極差，灰濛濛的天空籠罩湖面，海鷗於空中盤旋喧嚷，浪濤洶湧令人難以親近，我一點踏浪的情思也沒有，只想遠遠觀望灰濛湖泊的色澤層次，我不明白自己費盡功夫只為抵達此地的緣故，說不清楚是一種失望，或者是一種想念家鄉的落寞，更何況是在低於十度的濕冷氣溫與寒風撲在臉上的景況之下……。

我心裡渴望一潭汪洋，一如李白需要一座可以對望的敬亭山，但對於遠行跋涉來到蘇必略湖畔癡癡凝視的我，身為五大湖之首的湖泊卻擺出老大的姿態，不願意抬起眼眸回望。走回鎮上的時刻，那濛霧籠罩的蘇必略湖仍然於我的心中雍容匯聚，我以為，除了湖以外，我的心再也無法容納任何東西了。幸好，我在街道上推開了書店緊掩的門扉。

小鎮裡的舊書店烘焙著我最喜歡的文字香味，書籍陳設的古樸模樣、木梯木椅佈滿優雅的刮痕，時光搓揉、以歷史發酵的老麵糰，釀出了小鎮古樸的書香味，讓走進書店的我忍不住渾身顫抖——我在心底揣想過數百遍的書店模樣，竟如此安然隱身於小城之中。裡頭的擺設與書籍堆疊，再再呈現出濃厚的歷史味道，隨手從書架上抽出幾本書，周圍微微泛黃的紙頁，四五十年前的印墨文字，更不乏訴說了百齡有餘的故事，信手即是歷史。小心翼翼地捧著一本書，我可以感動好久好久。



好不容易選了一本 Minnesota Skyline，結帳的時候，銀髮奶奶溫柔地笑著對我說：「這在五十多年前是一本著名的小品詩集呢，我好高興你把他從書架中找出來了。」簡單的一句話，卻讓身為愛書人的我感動了好久好久。撫觸一百年前由鉛字印刷排版的書籍，一本書可以在經過一百年後仍然能被一個平凡的女孩子

愛著；遙想起遠方家族裡的藏書，書齡最長不過也出版於民國六十年代末罷了，更遑論百年前杳然無跡的書籍只能於古玩市場中出沒，流向只能為金錢所定奪。

一個地區，需要如何的文化底蘊與時光積累，才能醞釀出這樣的歷史呢？

離開杜魯斯小鎮的時候，我用力地把這座湖的姿態與湖畔小鎮的書記在心裡，默默在心底呢喃：「有一天，我一定要再回到這裡。」然而彼時，我不知道我所許下的誓言，其到來遠比我預想得偶然而短暫。當天那沒有客服願意回覆的投訴書，卻在十天之後讓我收到了總公司的道歉信和一張五十元的折價券，於是我當機立斷決定再擠出一個周末，重訪蘇必略湖。

此次，晴空萬里。

那湖多像遠方的臺灣海峽啊。



晴朗的藍天、浪淘拍擊岩礁的頻率與我的脈搏相互應和著，血液裡彷彿奔流著屬於海洋子民的呼吸韻律，湛藍絲綢般的水面，映照著洋海久違的熟悉感，面向自由的寬廣，我心裡的快樂迫不及待張大雙手吶喊著：「我想念海洋，這是我的海洋。」



於是我攀上了距離濱線極近、孤立於寶藍色中吞吸吐納的礁石上，一個人獨自坐著，輕垂雙手探至水面下，讓浪花在我的指尖彈奏起奏鳴曲，熟悉的冰涼樂聲，讓我邊望著遠方邊揣摩心裡那首歌的旋律。頑心瞬起的我想要確認與海相連的五大湖是否在內陸依然與我熟悉的海洋共享著近似的鹹鹹滋味，於是我調皮地用雙手掬起水淺嘗一口——水在，湖在，想念家鄉的孩子也在，然而思念的味道卻缺席了。一個突然，極高的浪濤拍上岩石弄濕了我的鞋子，我忍不住放聲大笑，為大自然與我心靈相通的暢快。

我問自己，為甚麼要跑那麼遠來看湖呢？為甚麼要兩度前來尋訪蘇必略呢？我距離蘇軾「水光潑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的境界尚遠。觀湖或者是映照對海洋的一種思念，然而為何緣故，我的心緒竟能受行旅過程與湖景影響如此之大？一如我原先的車次是一列永遠不會到達的時光，而後卻又帶给了我另外一日的晴朗風景，人的生命充滿著太多的偶然與不可預期性，若能於每個片段裡都能安然而居，或是靜坐於湖畔，或是隱身小鎮裡埋首書堆，即使無法預期，卻全然是幸福與珍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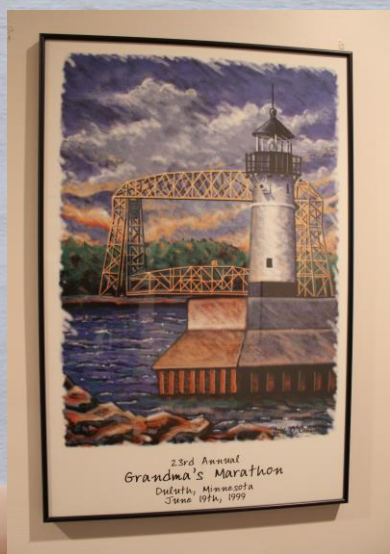
更何況，廣闊悠久如蘇必略湖，即使兩度訪湖，我所關照的不過也就只是他微微揭起的

面紗一角吧，未曾見過湖畔的日昇夕落，未曾經歷湖泊的狂風暴雨，即使遠方遊子如我二度拜訪，又如何能宣稱自己對汪洋宏肆所知甚深呢？書裡的墨齡或十年或數百年，記載的不過是歷史一隅；而在我欣羨異國藏書文化豐美卻找不著古老繁體字墨跡的同時，卻忽略了我們百年前貧窮的背景——衣食無法自足，更遑論布爾喬亞的風流了，但我們的文化底蘊卻深刻地寫在記憶與生活裡。

與自然萬物的時間尺度相比，我實在是太渺小而微不足道了。然而在湖畔，每一種生命的存在都有著豐盛的恩典。

海鷗閒適地乘風而翱翔，無論晴雨；蘇必略湖變換著容貌，妝點旅人的心思；小鎮居民安然簡樸地在書裡垂釣，在生活裡生活。甚至連沒有被賦予生命氣息的，也在湖畔和諧地存在著，風的餘韻為瑪瑙石繫上優雅的紋路，礁岩兀自沉思，吸引來來往往的旅人獨坐其上與自然對話。

湖在等待，待小鎮長起，也等著我來，這真是一個安適的世界呢。那純粹凝鍊的藍色之美，在寂靜荒漠的漠漠原野裡，輕輕響起，正如人仍然用一輩子在與自己交談，與自然對話著，聆聽那最簡單也最重要的聲音。



岳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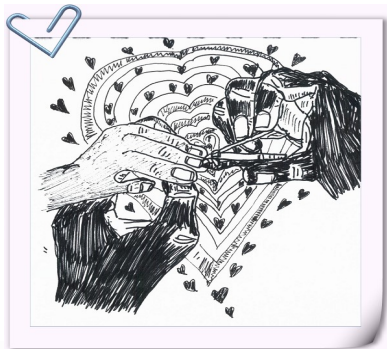
分子醫學研究所 博士班 彭士桓

岳父，那位代替你照顧老婆好些年的人；那位你不是很熟卻要叫他爸爸的人；那位在婚前仔細檢視你而婚後想當你朋友的人；那位百般不捨的男人。大二那年的冬天，我們走在繁華的臺北街頭，輾轉搭上了公車，窗外的景色漸漸從都市轉向工業。人來人往的喧鬧，鮮紅的汁液在柏油上成了印象派，一種熟悉卻又陌生的感覺。皮膚白皙打扮亮麗的妳走在這卻顯突兀，妳笑笑地牽著我的手穿過了擁擠巷弄，來到妳故事的起點。機車並排同守衛般阻擋入口，那幽暗的長廊終點有部舊電梯，霉味伴著菸草味充斥著建築物，緩緩上升的電梯激發著緊張情緒，「叔叔你好！」故作鎮定地向她爸爸問安。理著平頭、皮膚黝黑面頰泛紅、穿著寬鬆上衣的他嚴肅中帶著笑容，那是個好的開始，雖然我難以理解面前這位與我生活非常遙遠的男子是她的爸爸。他理所當然地開了幾罐啤酒抽了一包菸，故作鎮定的調查一番。窗外的風吹散了煙好讓彼此看得更為清楚。

每逢過年過節總是要禮貌地拜訪，慢慢熟悉也成了習慣，但還是不太了解叔叔的個性與過去，或許他也一樣。從我的她口中試著將線索拼湊著，「他當初帶著幾千塊就帶著我母親從高雄到台北打拼。」、「他在電子業工作過後來被朋友騙了，因此背上債務。」、「他曾是汽車界的百萬銷售員。」、「我國小時他買了現在這間公寓。」、「他們開過餐廳，我小時候很辛苦幫忙他們送菜洗碗。」、「他們現在在市場作豬產品的批發，凌晨兩點工作到早上十點。」、「我爸他不愛出門，出門就是去看廟會活動。」我彷彿可以進入那些歲月，有點像是台灣時代的縮影。即使得知了許多情報，吃過無數次的飯，有過許多的交談，我跟他始終有著隱形的距離。

七年的時光，走過了求學的生涯和情感的磨合，我們談及婚嫁，我們規劃著未來生活的藍圖。在此之前，叔叔總是笑笑地問我何時要娶她女兒，而我也只是用笑來答覆。提了親，從他手上接過她的生辰八字，合了日子，一切的繁瑣隨著日子慢慢減輕。眼看著時間到來，有天晚上叔叔接過了朋友的邀約要赴一場飯局，在家不遠處，他要我騎他的摩托車載他。夏日的晚風一樣拌著悶熱髒亂，他坐在後座默默地說：「我女兒脾氣很不好，我知道，你要多多包容她、好好照顧她。」後來就陷入無止盡沉默，直到餐廳的門口。我的視線穿過那鄉土餐廳的落地窗，望著他幾杯黃湯下肚嶄露笑容，我這才離開。

白光聚焦在我，我一身筆挺的西裝讓胸花開得燦爛。昏暗的宴會廳響著浪漫感人的弦樂，我站在紅毯的中央等待著。門一開，他和她緩緩朝我走來，那個腳步太過沉重，每一步都閃著回憶，賓客無不起立鼓掌，但對他而言只想沉醉在這短短的二十步。他看著我，混濁的雙眼顯得格外透亮，他努力的忍住心中的激動，他一句話也沒說的將她的手交給我。他倚著牆，望著天空，那冉冉上升的煙霧，他的眼淚早已聚在上午的那盆水，潑在路面隨陽光蒸發。



媽媽的指甲

圖·文 護理所 博四 謝於真

...在幫忙移除身上多餘的管路後我送病人和家屬到電梯間搭乘電梯準備回家。正當電梯的門正要關起的那一刻，病人的先生忽然對著我彎下腰 90 度的深深一鞠躬並且很感激的跟我說了「謝謝」... 那聲「謝謝」並未隨著電梯門的關起而消失，而是在我的心中不斷的迴盪著也激起一道道的漣漪...

近中午時，一位年紀 50 出頭的昏迷病人由急診轉入安寧病房。這位病人是癌症末期的個案，發現自己得到癌症也才不過三個月的時間...「一切都控制得很好啊！她上週才完成標靶治療且和孩子們聚餐...哪裡知道才沒幾天就忽然發生這樣的事情...她都還沒有交待清楚竟然就變成這樣...」病人的丈夫情緒很激動且無助的敘說著病人的種種生病過程，而一旁站在病床尾才剛上大學一年級的女兒不知所措的望著眼睛閉起來的媽媽不停的啜泣著...

在完成所有的病人入住病房的流程並且把病人和家屬安頓好後，望著滿身黏答答且衣服上沾染著汗水和分泌物的病人，於是主護護理師跟病人的先生說：「張先生：張太太因為流汗的原故所以全身黏黏的，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幫她洗澡，並且換一套乾淨的衣服這樣子他會比較舒服...」話還未說完，先生馬上點頭然後自言自語的說「我太太最愛乾淨了，這樣很好...這樣很好...」。在等候病房的洗澡志工們準備浴缸和洗澡床的時候，張太太的家人也陸續的趕到醫院。就在這個時後我和一直縮在病房角落不知所措的女兒有些對談：「等等我們一起幫媽媽洗澡吧！」女兒停止啜泣然後看著我說：「可以嗎？」「當然可以，媽媽一定很高興也驕傲你能夠幫忙」就在我們的對話還未完成時，病人的大哥正好抵達病房。

在安寧病房洗澡可是一大享受，因為有張價值不變的洗澡床及可以泡澡的浴缸！但是在一般的習俗中當我們提到洗澡（淨身）或是更衣時，表示個案已經接近往生狀態或是已經往生！因此當病人的大哥一進到病房就聽到我們要幫他的妹妹洗澡換衣服時，簡直快受不了了，口氣很急也很不好的說：「不要一直說要洗澡及換衣服好不好...她都還沒回家...」當時我因為想要先安頓好不知所措的女兒的情緒於是暫時沒有理會大哥的情緒。只是先拉著女兒問她叫什麼名字，媽媽如何稱呼她？她回應我她叫安琪媽媽都叫她妹妹！於是我跟妹妹說：「來過來握著媽媽的手，跟媽媽說說話！把你想要跟媽媽說的話都跟媽媽說，媽媽聽得到的...」沒想到這時病人的大哥又跳腳了，氣急敗壞的對我說：「你們不要一直這樣，一下洗澡一下換衣服，現在還要說話...」我當下時會意不過來，到底發生何事？就在這時病人的媽媽（阿嬤）對我說：「這是她的大哥，他平時最疼他的這個妹妹的... 沒關係你們這樣做很好，可以讓她（病人）比較舒服...」沒想到阿嬤還沒把話說完，大哥又馬上制止阿嬤且還非常生氣的瞪著阿嬤且大聲的數落阿嬤「妳不懂就不要亂說...」。

看著情緒已經接近失控的病人大哥，於是我當下馬上把他請到病房外頭並且跟他說明「我知道您很愛妹妹，妹妹現在忽然這樣您一定很焦急也很難過！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請不要誤會，我們真的只是單純的希望個案舒服而已，不是您想的那樣...」大概在我誠懇的小眼睛感召下，病人的哥哥終於語氣柔和起來並且對我說「如果你們洗澡是為了讓她舒服那就好...」。

後來我跟病人的女兒陪著病人一起去洗澡，一來引導安琪在洗澡的過程中可以因為付出而表達對媽媽的愛，另外也預備並且為女兒製造一個和媽媽相處的美好的回憶。在洗澡的過程中病人的女兒安琪一直跟媽媽說話告訴媽媽正在幫她洗澡，還輕柔的幫媽媽洗頭跟沖水並且為媽媽換上乾淨的衣服... 洗完澡後，病人真

的看起來清爽也舒服多了！看到表情平靜且面容舒暢的病人，病人的哥哥態度也有好大的轉變，他開始不斷的跟我們說謝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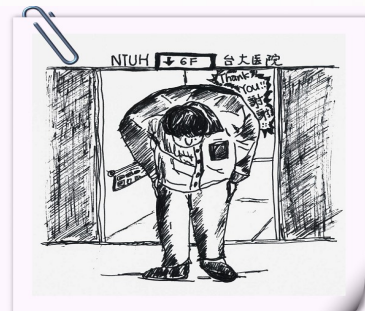
因為病人有交待如果有一天要離開她希望可以在家中在她最熟悉的地方和他所愛的人告別然後離開這個世界。於是大人們都忙著聯絡且準備病人要回家的這些瑣碎的事情，暫時留下妹妹一個人待在病房陪著媽媽。當我忙完其它床的病病人的事情時，我再次走進這一個病房確認一切是否 ok？然後詢問安琪要不要一起幫媽媽剪指甲？接著我和安琪兩個人就拿著小臉盆裝著溫水先幫媽媽泡泡手把指甲給泡軟，因為有幫媽媽洗澡的經驗於是安琪很熟練且有默契的跟媽媽訴說她正在幫媽媽泡泡手要幫媽媽剪指甲...就在準備好時，安琪拿起指甲刀正要剪下去時，忽然停頓住然後不停的流眼淚...看著不停流眼淚且情緒波動不已的她我順手接過她手中的指甲剪一邊幫忙完成剪指甲的動作，一邊問她「是不是想到小時候媽媽幫你剪指甲的樣子？」她握著媽媽的手不停的點頭...接著繼續幫媽媽泡泡手、按摩手並且跟媽媽說說話...

和家屬一起幫病人剪指甲看起來似乎只是個微不足道的小動作，然而在過程中我發現女兒的情緒不但有個出口且她不知所措的情緒也漸漸平緩下來，且和媽媽間也產生了共同的精心的時刻...而在剪完指甲沒多久後病人的血壓就開始下降，在幫忙移除身上多餘的管路後我送病人和家屬到電梯間搭乘電梯準備回家。正當電梯的門正要關起的那一刻，病人的先生忽然對著我彎下腰 90 度的深深一鞠躬並且很感激的跟我說了「謝謝」... 那聲「謝謝」並未隨著電梯門的關起而消失，而是在我的心中不斷的迴盪著也激起一道道的漣漪...

抬起頭看見時鐘已經是下午三點半，而我原本飢腸轆轆尚未吃午餐的胃也因為這聲謝謝給填飽了呢！

【後記】多年後當我整理自己的文件看見我所記錄的這個護理日誌時，心中仍然澎湃不已，而那 90 度鞠躬的畫面及那聲「謝謝」彷彿像是驅動我堅持護理這條路的助力般從未在我的生命中消逝。我常在想護理的核心價值是什麼？護理的力與美又是什麼？和女兒一起幫媽媽洗澡、剪指甲...好好的跟媽媽道謝、道愛也道別...這些可不是凡事以指標以數字為主的評鑑可以看出來的，更不是健保願意給付的費用項目，但卻是在也平凡不過的護理魂呀！

【註】本文中所使用的病人家屬資料及部分故事情節已經過改寫匿名。



寂靜的長廊中傳來低聲私語的聲音，在這靜謐的寒夜裡顯得格外清晰，只聽見滄桑且低沉的聲音說“該走了，終究得離開”，沒人搭話，卻傳來一聲長長的嘆息聲，在夜色中漫延開來，冷冽的月光更顯淒涼，此時，窸窣窸窣的腳步，打斷這一場對話。

我懷疑自己是否幻聽，暗黑的深夜裡，總有著無限的想像空間與神祕；或者是極度疲憊下的產物。此刻，我更關注於你深沉又緩慢的呼吸聲，你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我站了起來，想幫你調整姿勢，霎那間卻發現你的臉部線條從柔和變成猙獰，身體從鬆弛瞬間轉為抽搐顫動，頓時俊秀且清瘦的臉龐呈現咬牙切齒的扭曲，我慌了手腳，但多年的專業訓練讓我即刻恢復冷靜，終究這一刻即將來臨，此刻我只能緊緊握住你蒼白的手，你體內蠢蠢欲動的癌細胞正滿足吸吮年輕的軀體，連最後一塊淨土腦細胞也被侵襲淪陷了，我抱著全身抖動的你，心疼又無力地哭喊，請求日夜祈求的眾神，若無法求痊癒復原，但求平靜無痛的將帶你走，淚水不聽使喚的滴在你的臉上，也許你體內的癌細胞尚有一絲憐憫，也許是藥物的作用，在一陣劇烈抽搐後的你趨向平靜，經過一夜的折騰，散落一地的是心碎與絕望。

黎明將至，看不到生命復甦的生機，生活的軌跡在4年前變了調，我彷彿看見你的靈魂再度跌回殘敗的軀殼，盡力想掙脫這日益腐蝕的臭皮囊。生命對你而言，只剩蒼白的記憶。想起，有一次我推著你到外面的湖邊散心，我開玩笑說，如果不小心，手一滑，輪椅掉到湖裡，你會怎麼辦？你平靜的說，我會讓自己沉下去，不做一點掙扎，我只能偷偷的在你背後掉淚，原來是我們不願意鬆手，而不是你放不下。

在你36歲生日前一週，我們幫你辦了慶生會，也許是今生最後一次了，由你親自寫邀請卡，邀請在你生命過程中重要時刻的人來參與，看著你吃力、歪歪斜斜地寫下每一個字，很難想像那是幾年前可以輕易舉起外甥女的同一雙手，我負責製作從你出生到結婚這段時間的生活點點滴滴，從照片中似乎又經歷一次短暫美好歲月，我說你的人生就好像在八點的肥皂劇，在新婚後一星期被診斷是癌症末期，但是電視的劇本可以改，可以有奇蹟，但你的劇本卻早已注定結局，你曾說你沒有悲觀的權利，你必須要為你所愛的家人奮鬥到最後，我們在絕望中辦慶生會，大家淚中帶笑，為了掩飾心中悲戚，大伙努力製造歡樂氣氛，但是笑容是苦澀的，眼睛是濕的，心是揪結的；你緩緩地告訴我“老姊，下輩子我們還要當姊弟”，在慶生會上我們抱頭痛哭，從小我們感情極佳，當一個圓缺了一塊，便有了遺憾，即使生命的光彩不再，也要讓你知道你非孤單一人，奮戰死亡的挑釁，雖然無法出現奇蹟的曙光，你會感受濃厚愛的氛圍，即使我們曾許諾一起變老，要看盡人生光景，此刻卻無法多借一點時光，笑看人生百態，只能任由你提早下車，化作自由的風。

你告訴我，不管有多傷心，或者多麼不甘心，我們都無能為力，我們只能往前走，想我的時候，用心聆聽風的聲音，若是微風，代表我在另外一個世界過著還不錯，但總是思念著你們，我問若是強風呢？你笑笑地告訴我，那就是要多燒一些財富給我了。現在我一個人，靜靜的，微笑著，等風來。



幕 後

護理學研究所碩一 林晏汝

「急診交班，對一下病歷號……這是一位 16 歲男性，有癲癇病史，這次是近幾日在家頻繁抽搐無法停止而在今天早上家屬送來急診，平常服藥控制門診追蹤，剛 loading 過 depakine……」

一如往常地，在病房透過電話聽著急診帶有音律的交班聲，染染抄寫著各種重要病史、到院生命徵象、相關治療處置、抽血檢驗等資訊，然後反射性地詢問一些問題：「他發作時會發紺嗎？血氧如何？」，待交班完畢掛上電話後，便開始起身準備病床床鋪，備好氧氣設備、生理監視器與點滴幫浦，準備癲癇的衛教單張與入院相關須知及注意事項，並於病人由急診轉送過來的空檔期間，趕緊繼續進行其他病人的例行性治療。

一年了，雖在臨床的環境裡還算是菜鳥的職員，但於疾病的舞台上，亦閱歷了無數人生縮影，猶記得第一次獨立照顧的病人是一位罹患嬰兒點頭式痙攣的小女童，對於該疾病生疏的我在照顧期間也隨著病人一同成長。嬰兒點頭型痙攣（Infantile Spasms）大多數發作年齡在一歲以內，是由 Dr. West 目擊其子發作過程後而提出相關抽搐的臨床表徵，故又稱 West syndrome。照顧期間，看著這孱弱的小生命宛若全身緊緊著無形的釣魚線，由命運嘲弄似的掌控，使小木偶一角投射在他的劇本裡，每當開啟木偶出場的扉頁，便見其瞬間全身各區抽動，上肢與肩部關節突然像觸電一樣向上揮動，下肢向腹部彎曲，頭部向胸部低下，朝拜式的向命運屈服。「哀…什麼都不能做，就是等他發作過去…」疼愛孫女的爺爺無奈地看著這樣劇本演出，覺得無力改變，「我只能默默移除周遭可能會傷害到她的物品，注意呼吸，然後記錄發作時間。」看著年歲已高的爺爺面對發作時熟稔的動作以及床旁密密麻麻數字的紀錄本，我們常鼓勵他：「爺爺，其實你很努力也做得很好！妹妹有你默默地守護，她很安心喔！你看她對你都開懷地笑著，她一定覺得有爺爺真好！」爺爺總以淡淡地微笑回應我們：「是啊！我可是最佳的護花使者！」。

隨著時間的推演，也更深入了解相關的資訊，對於嬰兒點頭式痙攣的治療除藥物外，亦常見採用腎上腺素荷爾蒙療法（ACTH therapy）以及生酮飲食，生酮飲食的原理是藉由高脂肪、低碳水化合物、適量蛋白的攝取，透過強迫人體燃燒脂肪而非醣類，模擬飢餓狀態，產生酮體堆積，並製造較多的穩定性神經傳導物質 GABA（ γ -aminobutyric acid），藉以改善癲癇病童的過度興奮及不安，「妹妹採用了此飲食治療，記得要嚴謹遵守飲食設計喔！返家要準備的東西有：紀錄本、小磅秤、驗尿酮試紙、MCT 油以及玻璃奶瓶……」，猶記得出院前對家屬細心的囑咐，由於嬰兒點頭式痙攣常伴隨著發展遲緩或智能不足，又發作年紀較小，許多父母都會顯得不知所措，因而更需要醫護人員給予第一時間的資訊與支持，當他們踏出病房的那一刻，亦抱著希望的期待，總盼著新劇本在舞台展開的到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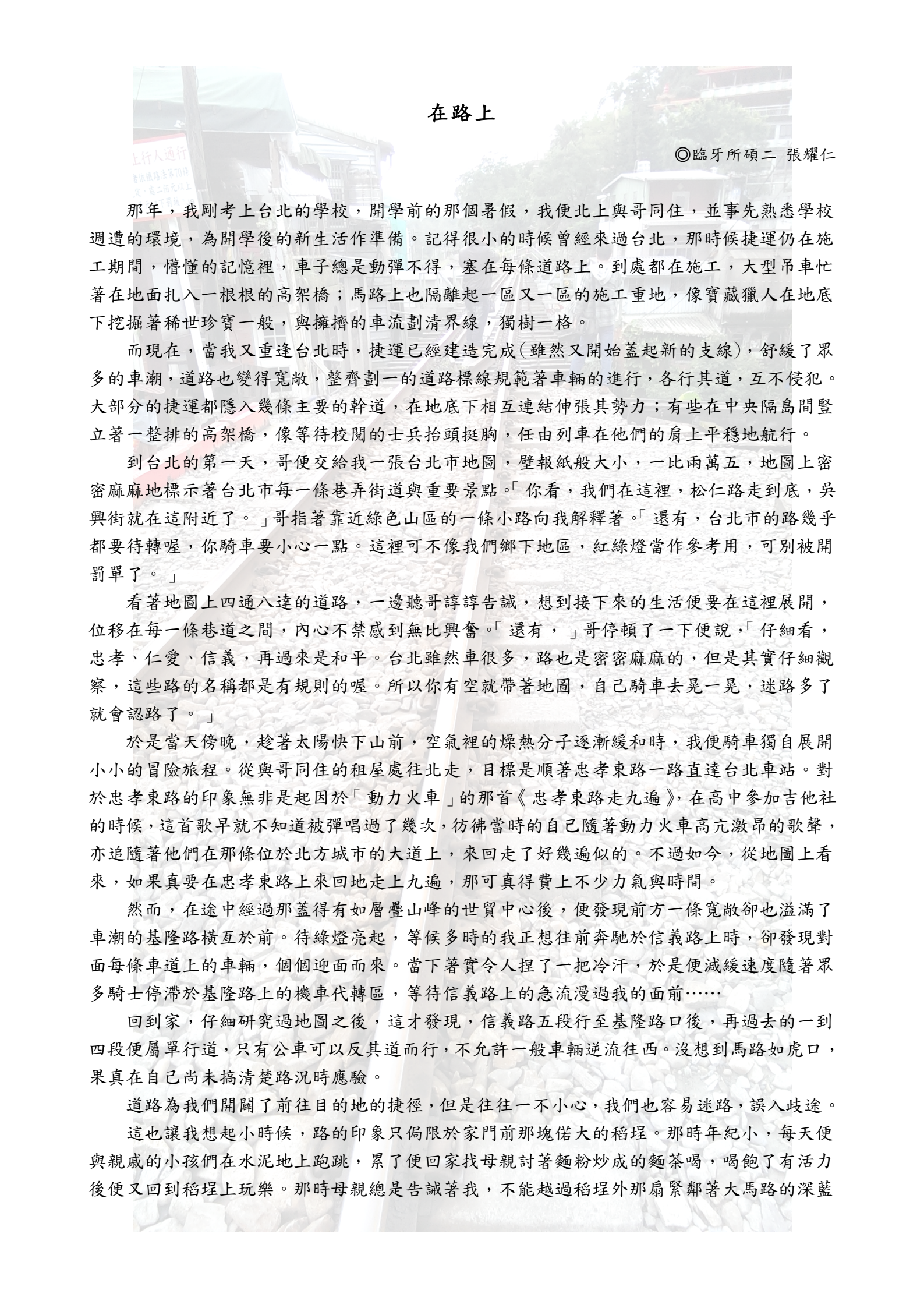
經過時間的歷練，陸續見過不少的癲癇病患，有些才剛確立診斷，而有些則是老病友，偶爾也會有伴隨合併症的病童於發作時病情惡化需要急救。急診交班的病人抵達病房時，看見 16 歲正值青春年華的他以及滿面愁容的母親，交織的是複雜而沉悶的氛圍，於生命徵象量測完，便開始給予環境介紹與相關衛教，並告知若病人抽搐大於 5 分鐘無意識或是有發紺的情形，應使用緊急鈴通知醫護人員，母親徐徐地點頭，緩慢而穩重地坐下來。

隔日是假日，早上交班時知道他幾乎整晚沒睡好，持續一陣陣地抽搐，每次抽搐雖然只有幾秒，但頻率相當高，且幾乎沒有停歇的時候，母親的焦心悄然而生，嘆氣地說：「每次開始調整口服藥物就容易發生抽搐情形……」，待假日主治醫師查看過後，依病況調整了部分藥物，持續觀察後續成效。「啊！…痾…」，高亢的聲調不斷傳來，顯現著病人對於治療的反應不彰，抽搐頻仍的情況並未有改善，在注射藥物接點滴短短的兩分鐘，可以看見病人四肢僵硬抽搐多次、肌肉張力增強，到最後休息的時候，因發作而緊握的雙拳也忘了要放鬆，就這樣呈現握拳的狀態，偶爾經過病房時，我會握握他的手，讓他輕輕攤開，再低聲拉上簾子，避免過多的刺激。

星期一，是病房忙碌的開始，母親的聲音及表情已越顯焦躁，頻繁地至護理站希冀能有方式可緩解病人的狀況，協助電聯告知醫師病人的發作情形，待醫師前來診視的期間，可強烈感受到母親的迫切需要，每每聽到母親接近的腳步聲，抑或是看著病人無法適當休憩地抽搐著，內心便更加沉重，僅能盡己所力給予適當的保護措施及護理處置，增加病人舒適度與安全性。直到 fellow 至病房探視，並與母親討論說明包含到加護病房插管麻醉的可能性，急迫的氛圍才漸漸緩和下來，然而，母親於說明當中進而凝重的臉龐，我亦看在眼里。

待醫師離開，進一步接近病室時，母親望向我的眼神中多了無奈，在床頭燈前眼睛有些濕潤而閃著光，我看到了一個女人想哭卻忍住的模樣，那是一位母親努力在孩子面前表現堅強，她小聲地問我：「怎麼辦？」我知道她不捨孩子去加護病房，但又無能為力，我什麼也沒說，直覺推著我上前抱住她並輕拍母親的肩膀，剎那間，那微小的重力加速度在我身上感受到了，原先僵硬的身軀隨著更多的淚水釋出而漸柔軟，我告訴她：「媽媽，我們會陪著他一起努力的！」，寂靜的陪伴一段時間，她最後以細細的聲音說著：「對不起…謝謝妳…早上一直煩你很抱歉…我態度不是很好…對不起……」

那天下班時，我的心是揪著的，深深的揪著，每個癲癇的孩童都有著默默守護的幕後天使，每個家庭也都有其背後的生命故事，除了生理上的照護，內心乾涸的死水也需適時的甘霖滋潤，或許是一句溫暖的關懷，抑或是一個無聲的懷抱，在深深的暗夜裡，就讓耀耀的星彩再現紛紛的波鱗。



在路上

◎臨牙所碩二 張耀仁

那年，我剛考上台北的學校，開學前的那個暑假，我便北上與哥同住，並事先熟悉學校週遭的環境，為開學後的新生活作準備。記得很小的時候曾經來過台北，那時候捷運仍在施工期間，懵懂的記憶裡，車子總是動彈不得，塞在每條道路上。到處都在施工，大型吊車忙著在地面扎入一根根的高架橋；馬路上也隔離起一區又一區的施工重地，像寶藏獵人在地底下挖掘著稀世珍寶一般，與擁擠的車流劃清界線，獨樹一格。

而現在，當我又重逢台北時，捷運已經建造完成（雖然又開始蓋起新的支線），舒緩了眾多的車潮，道路也變得寬敞，整齊劃一的道路標線規範著車輛的進行，各行其道，互不侵犯。大部分的捷運都隱入幾條主要的幹道，在地底下相互連結伸張其勢力；有些在中央隔島間豎立著一整排的高架橋，像等待校閱的士兵抬頭挺胸，任由列車在他們的肩上午穩地航行。

到台北的第一天，哥便交給我一張台北市地圖，壁報紙般大小，一比兩萬五，地圖上密密麻麻地標示著台北市每一條巷弄街道與重要景點。「你看，我們在這裡，松仁路走到底，吳興街就在這附近了。」哥指著靠近綠色山區的一條小路向我解釋著。「還有，台北市的路幾乎都要待轉喔，你騎車要小心一點。這裡可不像我們鄉下地區，紅綠燈當作參考用，可別被開罰單了。」

看著地圖上四通八達的道路，一邊聽哥諄諄告誡，想到接下來的生活便要在這裡展開，位移在每一條巷道之間，內心不禁感到無比興奮。「還有，」哥停頓了一下便說，「仔細看，忠孝、仁愛、信義，再過來是和平。台北雖然車很多，路也是密密麻麻的，但是其實仔細觀察，這些路的名稱都是有規則的喔。所以你有空就帶著地圖，自己騎車去晃一晃，迷路多了就會認路了。」

於是當天傍晚，趁著太陽快下山前，空氣裡的燥熱分子逐漸緩和時，我便騎車獨自展開小小的冒險旅程。從與哥同住的租屋處往北走，目標是順著忠孝東路一路直達台北車站。對於忠孝東路的印象無非是起因於「動力火車」的那首《忠孝東路走九遍》，在高中參加吉他社的時候，這首歌早就不知道被彈唱過了幾次，彷彿當時的自己隨著動力火車高亢激昂的歌聲，亦追隨著他們在那條位於北方城市的大道上，來回走了好幾遍似的。不過如今，從地圖上看來，如果真要在忠孝東路上來回地走上九遍，那可真得費上不少力氣與時間。

然而，在途中經過那蓋得有如層疊山峰的世貿中心後，便發現前方一條寬敞卻也溢滿了車潮的基隆路橫亙於前。待綠燈亮起，等候多時的我正想往前奔馳於信義路上時，卻發現對面每條車道上的車輛，個個迎面而來。當下著實令人捏了一把冷汗，於是便減緩速度隨著眾多騎士停滯於基隆路上的機車代轉區，等待信義路上的急流漫過我的面前……

回到家，仔細研究過地圖之後，這才發現，信義路五段行至基隆路口後，再過去的一到四段便屬單行道，只有公車可以反其道而行，不允許一般車輛逆流往西。沒想到馬路如虎口，果真在自己尚未搞清楚路況時應驗。

道路為我們開闢了前往目的地的捷徑，但是往往一不小心，我們也容易迷路，誤入歧途。

這也讓我想起小時候，路的印象只侷限於家門前那塊偌大的稻埕。那時年紀小，每天便與親戚的小孩們在水泥地上跑跳，累了便回家找母親討著麵粉炒成的麵茶喝，喝飽了有活力後便又回到稻埕上玩樂。那時母親總是告誡著我，不能越過稻埕外那扇緊鄰著大馬路的深藍

色鐵門。因為鐵門外的馬路通往山上，而那時剛允許開發山坡地，總會有不肖商人放火燒山，所以常有喔伊喔伊叫的火紅消防車往山上奔馳而去；再加上後來山上蓋起了運動公園，常有砂石車轟隆轟隆地，行軍似地經過。於是，有時候玩累了，我便獨自站在鐵門的欄杆上，看著車輛的來往，而不敢越雷池一步。

然而，當我們逐漸長大，父母能夠限制與保護我們的深藍色鐵門也一一解開，不再深鎖著。更長、更寬的道路在我們面前拓展開來，等待我們獨自去摸索與冒險。記憶中的路也不再只是那被太陽曬得熱呼呼的水泥稻埕，跨過了那道深藍色鐵門，我們縱身躍入無數錯綜複雜的柏油道路裡，有時也得蜿蜒進入狹窄的巷道、越過橋樑，青春的勢力急欲往外面的世界擴張，順著夏日所挾帶的西南氣流，一路向北蔓延開來。

後來成長的道路慢慢走進了書本中，數學、理化、歷史、地理……，藍色的日子裡，我便在這些書本中的道路不停地打轉，並努力找尋一條屬於自己的康莊大道。但多數的時刻，我的生活又再次地侷限於學校與補習班的路徑之間，像一輛固定航線的公車，逡巡在一成不變的景色裡——有些人上車、有些人下站，而我卻迷失了方向，不知何去何從，也沒有確切的目的地。

直到越過了聯考的路障，走進大學生活裡，我才發現——路，其實寬廣，且無所不在地滲入每個地方。

大二下的時候，初次接觸到大體解剖的課程，在教授的指導下，我們拿起解剖器具，在偉大而完整的大體老師身上劃下了一刀又一刀：皮膚隨之褪去，露出明顯紋理的肌肉，接著我們再進一步從其中分離出密部於肌肉表層與其內裡的神經血管，並逐一標示名稱。經過一次又一次的課程，大體老師的身軀逐漸破碎、支離，足以用「身首異處」來形容其狀況之慘烈，但是因此，每一束肌肉以及每一條粗細不一、流域不同的神經與血管，卻也逐漸變得清晰。

那一刻，我終於明白，路可區分為「有形」與「無形」的：有形的道路總有到達的一天；但是無形的道路卻是無遠弗屆地往生命中更為珍貴的事物，不停延伸而去。我仍記得，國中時在國文課本裡讀到一篇艾雯女士所寫的文章：「從鄉村到都市，從簡窳到繁華；路，像無數縱橫錯綜的血管，聯繫各個不同的體系，促成了社會風物習俗的新陳代謝……」，雖然那時，老師不停解釋著譬喻、類疊等等的修辭，但是我想，作者想要傳達並歌誦的，是關於路帶給我們的重要與功能吧——就像身體裡分支眾多的神經與血管，盡責地聯絡著不同的器官與組織一般。

而在台北生活一段時間過後，也逐漸了解哪些是單行道、那裡有捷徑；哪裡不能騎太快，容易吃罰單；或是哪些路口紅燈特別久，總讓人等得不耐煩。漸漸地，我也索性不帶地圖，放任自己在異地尋探著陌生的道路，並期待與記憶中曾經在書本或是歌曲中提及的那些路名碰頭。於是，總在不經意的時刻，少了地圖的羈絆，便與這些擁有許多故事的街道不期而遇——像是在汀州路與溫州街，尋找著陳昇歌聲裡的春天與某間書店上貼著的羅蘭·巴特；或者是《孽子》中李青不停奔跑遠離的龍江街、張雨生高亢歌誦的永公街；甚至來到了可以觀看飛機起降的濱江街某條巷子裡……

然而，當繁華城市更新的速度加快，密布於其中的眾多街道巷弄便也隨之變化著面貌。每條道路的兩旁也都更加相像，一如逛過的眾多夜市：小吃、攤販，火鍋店，在不同地方連鎖賣著相同的邏輯，也更難從路旁店家的特色去加以區分每條路的不同了。所以搖滾的「那牆」或是文藝的「卡夫卡」總是隱入地底或是被寂寞地架空著；想像中的眷村也遍尋不著，

紛紛改建成為層巒疊嶂般、互相擠壓的老舊國宅。

於是，朝夕更替，在台北生活久了之後，也漸漸將自己歸納為半個台北人。而當初地圖上陌生且複雜的街道巷弄，也逐漸在腦中成形，並兀自構築出一面立體的圖像，在每次的航行中，準確地規劃著行進的路線。並且因為打工的緣故，生活的腹地逐漸擴大，越過橫跨於新店溪上的長橋，將道路往更遠、更寬廣的前方拓展開來。

卻也因此，對於路的印象愈加清晰，也就慢慢戒掉了迷路的習慣，返航的麵包屑也不再派上用場，一一消失在北方的路上。



誤會

環境衛生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商育滿



母親沒讀什麼書，個性急躁但很聰慧，尤其她對事情的變通方法，更常常令人驚嘆噴飯。她與父親住在極為簡陋的山寮中種水果維生，養育我們家六個孩子。當年物資缺乏，我們家每個人只配給了一個碗，吃任何東西就靠那只碗了，所以大家的碗都抓得牢牢的，從來沒有人膽敢打破自己那個碗，否則還真不知道該怎麼辦。有一天，客人來訪，母親一大早就仔細的叮嚀：「因為家裡飯碗不夠用，要讓給客人先用，為了怕客人尷尬，你們就跑到山上遠遠的地方去躲著，到時我和客人會一直叫喚，你們無論如何都不要回應，更不能回來，估算等客人都吃飽了再回來，把碗洗乾淨就可以吃飯了，這樣明白了嗎！」

我們由大姊帶領到山上躲著，依照劇本演出，約莫中午時刻，媽媽拉長聲音假裝呼叫著我們每個人的名字，然後無奈的對著客人說：「哎呀，這些孩子真是的，跑哪兒去玩了，都叫不回來，我看我們先吃吧。」客人不死心，還親自呼叫一輪之後，發現孩子可能真的玩瘋了，完全都沒回應，那好吧，就吃了。等客人一一放下碗筷離開飯桌，我們就快速的出現了，客人還狠狠的訓斥了我們一頓：「你們這些孩子真是的，都吃飯時間了還跑去玩，你媽媽叫到喉嚨都快啞了，你們也都不回一聲，到底跑去哪裡了啦，真不乖。」我們都低頭不語，只有白目的小姊姊說：「我們都跑去躲了！」正在洗碗的母親心頭一驚，害怕穿幫罵道：「去玩就去玩，下次不敢就好了，還扯什麼躲，躲什麼躲，還不快去吃飯！」這場宴客算是安全過關了，但是媽媽的機智反應，以及客人的誤會卻是我們笑了一輩子的回憶。

又有一回，只來了一個客人，這次因為爸爸出遠門不在，所以飯碗還夠用，但是除了菜園裡自己種的蔬菜之外，實在沒有像樣的菜，媽媽去鄰居家借了一條魚，算是上等的主菜。一邊煎魚，姊姊一邊聞香問媽媽：「這魚真香，若是我也能吃上一口該有多好，可惜是要給客人吃的。」都給翻面來吃的，所以他吃第一面的時候，你們要有禮貌，都別吃魚，只吃青菜就好，剩下那一面的魚，肯定就會留給你們吃了，妳別擔心。」這下姊姊可樂了，把消息都和我們分享了，大家一心盼著吃魚，在飯桌上都咪咪的笑著，拼命吃菜。依照母親的劇本，客人果然把第一面吃光了，料想不到的是

，那客人還真的開始翻起魚身來了，姊姊驚慌大呼：「媽，客人在翻面了啦！」，客人狐疑的看著母親，她於是極盡可能的轉移話題，客人也真的以為他多想了，就開始翻魚了，姊姊這下連眼淚都快飆出的叫：「媽，客人又在翻面了啦！」，母親又扯些別的事，最後那白目的客人就在母親假意的力邀中，吃完了整條魚，也不知是母親的演技太好，還是客人真的太遲鈍，完全忽略幾個孩子從開心、驚慌、失望到絕望的眼神，這是另一次的誤會。

幾年後經濟稍微改善，爸爸在村上買了間二手屋，找來工人翻修屋子。當時約定成俗的習慣是，除了基本該有的工資，還得要準備午餐以及早上和下午各一次的點心給這些師傅享用；若少了這些打點，得罪了師傅，他們可是要生氣的，在你房子某個環節動些手脚，以後肯定出大問題，所以大家都非常虔誠的服侍著這些師傅們。開工的第一天，母親忙裡忙外，還去市場買了仙草，在廚房細心的切好形狀，攪拌好砂糖，放好碗和湯匙，很滿意的去請師傅們來享用，師傅們都客套的推辭，母親又很殷勤的勸說，一拉一放過了幾分鐘，終於抵達廚房，她還刻意的避開以示禮貌。可是才不到半分鐘，他們全都走回工地了，機伶的母親覺得不對，馬上衝到那鍋仙草前一看，空的！她心中一驚，馬上質問在旁邊的孩子：「說！怎麼回事？誰吃的！」大家招供：「我們都好吃仙草，所以大家都各乘了一碗，就沒了！」她氣到快崩潰，罰大家跪在廚房的門邊，我們六個孩子剛好都各差二歲，當時的身高各差個幾公分，所以連門邊的階梯，剛好跪成了一套完整的音階。

母親氣急敗壞的再度衝到市場買了米苔目回來，又張羅好了請師傅來吃，師傅們到達廚房的時候，見到跪了一排的孩子都明白怎麼回事，個個尷尬不已，師傅就說：「哎呀，我們不餓，孩子們愛吃，給孩子吃就好啦！」母親又發揮她的強力推銷術：「哪有這種道理，你們做事辛苦，這是一定要給吃的，一定要吃，不然不准上工，孩子們愛吃，我再買就好，這是心意，你們儘管吃就是了。」一旁白目的小姊姊含著眼淚頂嘴：「吃一次就被罰跪了，哪有可能再買！」這下原本端起碗的師傅們全都無言了，再愛吃也不敢動手了，無論母親使出有史以來最強的轉移話題功力，也無法挽回他們紛紛放下的碗了。

也不知是否因為點心事件的緣故，搬入新居之後，母親從此病痛不斷，夜難成眠，家裡也常常入不敷出，因此逢年過節母親更加虔誠的祭拜，有一次正在忙碌準備中元祭祀，儀式結束時，她舉起一杯酒，繞著金爐澆在地上說道：「保佑平安大賺錢！」我也很順口的幫忙複誦了一次，她感到欣慰無比，覺得肯定是個好兆頭，摸著我的頭稱讚；此時小姊姊竟然大聲的說：「保佑平安大賠錢！」我和母親都嚇了一大跳。原來是她之前才剛和我吵嘴，對立的情緒下，堅決反對我說的每一句話，沒想到她的無心童語卻惹來母親感到無比的晦氣和怒氣，抓起來揍了一頓之外，往後一年裡，只要

家裡有任何不順之事，憂鬱的母親便對著她喊：「這傢伙要抓起來打！」我愧疚的想，這真是母親和小姊姊之間的一場誤會。

雖然貧窮，母親對我們的家教甚嚴，只要無端接受別人的饋贈，回家一定要受罰的，除非她有特別恩准的情況，才能萬般道謝然後接受。所以有幸跟她一起出門時，她一定會先耳提面命一套台詞：「這種東西我們家裡很多，我們都吃不下了！」我因為最上道，所以常常被她帶出門，這回來一位長輩家裡，對方端出我一輩子沒見過的高檔巧克力，心中垂涎的我，不敢忘記台詞，嘟著嘴不太甘願的說：「這我們家裡很多，我都吃不下！」長輩馬上拆穿說：「妳騙我！這我們昨天才從日本帶回來的，妳們家會很多？」這時我和母親尷尬得趕緊找藉口，夾著尾巴逃回家了。

多年後的某個過年，我帶著小孩回去探望逐漸年邁的母親，她依舊節省與機智，晚上孩子聽到外面有人放鞭炮，於是吵著也要去湊熱鬧，我嫌蚊子又多怕危險，所以就不停勸阻，機伶的母親對著他說：「沒關係，我們不用放，我們站在家裡看就有了，你看這樣多聰明！」孩子反駁：「可是在阿嬤家又看不到！」阿嬤回：「沒看到你也有聽到聲音，不是嗎？這樣不就是放鞭炮了嗎！」我和先生在一旁聞言笑倒想說，這下變成母親跟我兒子之間的誤會了。先生試圖轉移話題：「媽，你不是愛看馬戲團，最近太陽馬戲團有來演出，我帶妳去看好不好！」母親一派輕鬆的回：「那才真的是不用，電視每天都有在演他們的預告，精采的肯定就是那些，我都看過了，還去幹嘛！」我和在旁的姊姊又是一陣爆笑。

近年母親老邁，我開車載行動不便的她前往傳統市場，路口斗大的看板寫著：只准貨車上下貨，轎車請勿駛入。我於是開始在附近的道路找停車位，母親質問我為什麼不開進去，她腳走路不方便，我回：「人家說轎車不能進入！」，她不悅的說：「我們是光明正大要來買的東西的，怎麼會叫車！這是自家用的車，給它開進去。」類似的對話常常伴隨著家人恍然大悟的笑聲，解釋著有趣的「誤會」。她晚年長期洗腎病痛不斷，失智又憂鬱，家人照顧得焦頭爛額，但想想她曾經給過我們的教育和歡樂，晚年值得我們更加愛護她。尤其是當年白目而最常挨揍的小姊姊，現在卻最常請假奔波在醫院的路途中。當我們感到筋疲力盡，百般無奈時，這些所謂的誤會與笑料，都是彼此傳遞安慰與穩定心情的最大力量。



車廂流連

藥學五 蔡宜庭

從我家屋頂望向對面遠方，總可以看見火車沿著基隆河，駛進又駛離。山與河匯流的八堵車站，維繫南下列車、北迴線、東部幹線的命脈。它曾見證礦工業的興衰，如今多只是個地方上的人或零散遊客出入的純樸小站，可也因為它獨自的風情，偶見天空盤旋的大冠鷲，在月台上等候的木椅，或竄頭竄腦的白鵝鶯，這些構成的慵懶，或許預示著它是我生活閒情的部分。

火車循著水牛、白芒花的路線，蒼鷺與鷺鷥一路送我離開八堵。緩緩地，火車進入漆黑地底，我就要被放置在萬盡鉛華的台北腹部。我在台北就學，汲取我要的養分，其中開啟原民文化的探索與議題的深度關懷，是學生時期特殊的旅程，我也因此喜愛搭火車旅行。火車不只帶我到繁榮的都會，卻也沿著蒼綠海天的記憶線，一次一次將我帶到原鄉的步調。或許依賴火車通勤和旅行的我，總有一兩個銘心的故事等待寫入。

一年半前五月，我與居住台東的朋友相約，要前往台東布農初來部落的打耳祭典。本著很多次旅行都不先預訂車票的我，這次出了意外的狀況。本想要從科技大樓站搭乘噶瑪蘭客運往羅東，買台鐵客運的聯運票，轉搭從羅東往花蓮的區間快車，再從花蓮搭乘自強號到關山車站。這樣的時間不用太多等候，而且可以省去幾百塊的車票。可是當我到了噶瑪蘭客運站，發現我要順利搭到的車班，是一個多小時後，這與平日可以順利買到車票的情況相差甚遠，才驚覺這一天是勞動節，學生雖然還處在上課日，但對許多社會人士而言，早已經是假期。正逢連假，往宜蘭的遊客不知凡幾，而如果要等候多時的車班，想必無法順利按照自己想要的車次搭乘，我只好生智，趕快前往台北車站，並且得知所有票都被賣完的情況下，選擇莒光號見機行事。

初從台北車站上車，車廂的人數已接近閩值。不過我很幸運有坐到位置，但心裡暗罵自己如此粗心大意，完全忽略了這只屬於社會人士的連假時光，平常旅行因為本著學生的彈性時間，可以很巧妙的避開人群。但這次，居然要與大批人潮共享一個快要密閉的空間，想到此，我想看原住民作家—巴代的小說，都沒了興致。

幸運沒有眷顧我一段時間，到了松山，我半眯著眼，靜待周遭回應。一陣喧嘩湧進，四個大男生大喇喇地將重裝放在座位上方的置物架，一看是登山用背包，我會心一笑，想著自己也有登山的經歷，看著他們可能是哪裡來的學校要去縱走了。待他們上架完，一人遲疑了一陣，才和我說出：「小姐，不好意思，這是我們的位置。」可是隨後，又好心說著：「你要到很遠的地方嗎？我們要到池上，如果你站累了，我可以讓座給你，我們輪流休息。」當我望見他的臉，臉龐的稜骨與俊白是顯見的，如果沒猜錯，可能與我年紀相當，除了一絲憔悴讓我有些疑惑。

我在火車上與人交談的情況不在少數，但多屬資訊過客式的交流。可與眼前這人的交談，卻促成了旅程完整的部分。與一些素昧平生的人，即將在火車上共享五、六個小時的時光漫漫，這與常保刻意忽略屬性的公共空間而言，是難得的溫情。伴隨間歇性的談話，他移轉我早些時候搭錯車的鬱悶，有些契機正在車廂展開，我們確實也一點一點融入彼此的生命故事了。

當我站著翻閱巴代的作品時，他靈性好奇的雙眼一直往我的書皮望去，我試圖忽略，但暗自竊笑：平常我不也是會這樣觀察嗎？經過了福隆，兩名上年紀的陸客在旁大聲言談，那人不時轉頭看我，說著：「我想要起來休息一陣，位置讓你坐吧。」當我坐穩，陸客毫不客氣翻著我的書皮要與我交談，那男生還打圓場：「如果你書被拿走了，我這邊還有書可以借你。」我們雙方都笑著，直到陸客下車，那男生才說：「很謝謝你替我坐著，因為我聽過一些訊息，擔心我如果起身，那陸客可能就此坐下且不想離去，而惹上麻煩。」我們因為這本書，開始了話題。

談話中才得知他已是個在資訊業擔任工程師多時的社會人士，這解答了初始對他樣貌些微憔悴的印象，但不減他清澈的形象。我又回應了他們登山的情況，彼此交換登山的經歷，又發現他與我多了一層的關聯—他過去是同

校的登山社學長。接著因為部落，他說他大學時代因為登山，走了許多探勘路線，也經過了部落獵寮，或偶遇族人打獵的情形，而他嚮往的山林原野的情貌，在學生時期一次一次翻閱原住民作家的作品，或來到部落而得到滿足。我們的對話一直圍繞在登山、部落和文學。心中保留對他的好奇，有些熟識的感受在醞釀，卻又想說這人有點可愛，因為明明說自己熱愛部落，可是有些在原住民圈子裡有名望古老的部落，他卻沒聽聞。

話語隨著車外日光漸暗，漸遲緩。終於駛向池上，行前給我一顆登山用瓦斯罐，我們就此道別。

如果人際互動只停留在川流的相遇與錯別，可能就不會有些深刻的影響產生。即使當代有了迅捷的網路連絡方式，時空的錯置仍會淡離彼此的生活。可我很幸運，從他身上似乎看見川流不止的頓點，以他的存在去經營慢速有連結的時光，日後我們即使走在台北車站一隅，我們卻可以保持熟識的談話。

有一回我從臺北回國，網路上我分享著鄰近自家與父母採竹筍的經歷，憑他喜歡荒野的本能，他來到八堵和我一起拔筍，並享受竹林間荒野式的秘密，我們還在蟬聲中共彈吉他。他和我分享過去的生命經歷，關於他小時在傳統市場邊長大，家裡從事製造豆腐相關的工廠事業，可是母親的精神異常，父親大男人式倔強的伺候說教，構成他童年不完滿的經歷，幼時山林便是他常常躲避人群的域地，也因此造成他學生乃至出社會踏遍群山萬豁的光陰。我與他在家鄉林野慢速的互動，竟也延續到了台北，似乎是台北紊亂中一個有序的互動。我們會去登山用品店看背包，或一起看藝術演出、上瑜珈課、爬山等。

然而已然淌入社會繁複網絡的他，有些我還未經歷過，確實將他洗了又洗幾回無奈的事情發生。我常常從他生命中看到一種韌性，不論是要抵制自己的慾望、或抵制從小家裡混亂的脈絡，他會將山野式的胸襟納入，學著接受亂世歷歷並溫柔回應，不讓一方純淨殞落。他曾有過理想的豪情壯志，如今他將愛人與值得被愛的事視為生命至高價值，他告訴我，他無法諒解他前個對象不能珍視彼此還相存的時光，人間的互動有太多阻礙，若在現世能與他人有深刻連結，是至高難得。我望見他剛強卻又易感的心靈，怎特別地，與我類似。

我們便一直保持友好，不論是話家常或深刻的交心，直到他說起他遇見他直覺式重要的對象，順利的話會論及婚嫁。我與他那段時光的交融與專注的談話，是彼此重要的生命經歷。我因為遇見他，思考日臻成熟，從他與我類似的家庭經歷對照，我們望見彼此難堪的瘡疤，造就我們較為缺陷尖銳的性格。但就像史鐵生曾說過關於一個小號手的故事，因為戰亂，當他回家已發現妻子改嫁，而他傷心至極吹奏著小號，一傳十、十傳百，全國人民皆喜愛聽他的小號聲，何時他的小號，從哀鬱成了清脆明亮。他不再傷心了，因為有那一群人陪伴著。而我們，透過彼此交換著故事、交換著情感，漸從一缺角的圓填補了缺失的那塊，我們可以擁有獨立的人格，關於生命重要幾個抉擇，即使難別仍淡然的傷感。在流動光景的車廂，我想著，人生來的任務本就不是為了彼此交心存在，所以達成絕對的契合本是難以預期的景況，也因此人終究是孤獨的，既然孤獨，或許就沒有別離的難堪。因為即使兩個體相處，若即若離的狀態或許才是理想。

前些日子我從八堵坐車到花蓮，去找一位做陶器的老師。一樣沒有先預訂車票的我，尋覓空位坐著。經過蘇澳新站，遇見一位正巧被我坐著車位的人，我看見他拿著《芭樂人類學》，他看見我拿著《部落款款行》，本來互望欲想開啟話題，我卻作罷了。沿途多些黯溶的水田，與氤氳的中央山脈，我選擇作罷的情懷，大概只有白芒花與蒼鷺明白。